



海上吟

陳輝

海上吟

陳輝

上海民衆書局出版

1934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出版

1 —— 1000 冊

著作者 陳 輝

出版者 上海辣斐德路民衆書局

總經售 上海交通路亞細亞書局

北平宣內大街人文書店

北平東安市場人文書店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序

一年以前，陳仲明君說要印行他的第一詩集『海上吟』，請我做序，我當時便答應了他。現在，『海上吟』快要出版了，我不得不趕快來寫一篇。但我拿起筆來，一時竟想不起該說些什麼：我若稱讚他幾句罷，難免有「戲台裏喝采」的嫌疑；如果批評他幾句呢，我本不善於批評，偶爾想到什麼，也已當面告訴過他，無須再在這裡喋喋不休；若說是介紹，那麼，他的作品便放在讀者面前，更用不着我來多費口舌了。我只能就作者個人的事情來講一講，這雖然近乎廢話，但對於讀者，或可當作了解上的一助也未可知。

記得有人說過：「詩人自己便是一首詩。」我覺得這話是極確實的。仲明是一個詩人，他天生有一種詩人的氣質，所過的也恰是一種典型的詩人生活。他喜歡醉酒，喜歡漫遊，但沒有錢時也可以睡在牀上兩三天不起來——公寓夥計問他可要到館子去叫做點飯菜，他說：「我不舒服着呢。」第四天錢寄到了，他的病便霍然痊愈，立刻又到街上喝酒去了。他的性情本是很熱烈的，

有時却又出奇地冷酷；他愛熱鬧，但更愛寂寞。總之他是矛盾的，然而實際却正是統一的——我覺得這便很富於詩人的風味。固然，這也許是他的壞處，年青人大可不必把他當作模範，也照樣地學着去做；但如果天性如此，却也大可不必矯柔造作地去假充道學家。我們最低限度要求忠實於自己，而據我看來，仲明是最能忠實於自己的；因為能忠於自己，所以也能忠於朋友，忠於一切，這便是他的好處。

我喜歡他的爲人，所以也併喜歡他的詩。這些詩都是他的誠實的表白，真情的流露，雖然技術上的成就很不一致，但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技術可以慢慢地修養出來。惟有詩人的氣質纔真是可貴，一個人如果沒有詩人的氣質，無論他的技巧怎樣圓熟，也決不能產生出好詩來。仲明既有了這種天賦，他便應該好好地珍惜牠；他說他預備把全生命獻給詩神，那麼他的將來的成就一定是很大的，讓我們在這裡預言着並且期待着罷。

孫席珍

四，一四，一九三四。

自序

近來我心情劇變，對於既往所歌吟的花呀，月呀，十二分的加以詛咒。

現在呀，現在我正歌唱着：

藍的野花白的野花，

已誘不住我的心，

去吧——野花，

今後我所歌唱的

是火山爆發時的火花！

以前我對於印行這本“海上吟”，十分的猶豫，遲遲至今。現在，我決定了，決定去印行牠來紀念我初期的作風。

此書能印行，我應十二分的致謝吾師孫席珍先生。

一九三三年，六月，北平。

目 次

哀子悲歌	1
死的歌頌	3
珠江之濱	4
玫瑰與心情	5
失戀後的歌聲	6
飛絮	8
雨夜	10
萬壽山後道	12
兩處情	14
飲	15
流浪者的歌聲	17
給死了的母親	19
舊地重踏	21
十四行	22
灰	23
頤和園的晚霞	25
南湖的月夜	26

山中	27
憶舊	28
情夢	30
伊人無消息	32
寒夜蛾眉月	34
海上吟	36
三月春	38
珠江江上	40
離下的小藍花	42
自咒	43
後奏曲	45

哀子悲歌

永服務於地獄裏的神們，
請將傷心人終身的痛苦
以及斷腸人一切的悲哀，
煩訴我佛嶺故墓的母親。

* * *

在那荒山黃土的深層，
是我愛母永息的家鄉，
她在那里是獨自孤居，
苦受寒冷暑熱的侵凌。

* * * *

媽媽的情愛纏繞我的心懷，
我痛恨死神似魔鬼般不仁——
凶惡地劫奪了她愛我的生命，
可憐地讓我永別至愛的母親。

* * * *

慈母已長眠了不期的年辰，
而清明祭掃沒我憔悴的形影，

現在回憶不覺苦淚像水流，
心坎裏似機輪般無限地震動。

在 在 在 在

我已溺入深黝冷酷的陷井，
像樊籠的狹隘，可怕而陰沉，
經我幾回自拔而終歸絕望，
唉，我殘屍埋此靈魂又何依！

一九二九年，廣州；一九三二年，改作於北平。

死的歌頌

傷心的調子我不想再奏，
斷腸的歌聲更不願低吟；
立在死神胸前的我
無所回憶，懺悔，希冀——
只望呀，親愛的死神，
請快完了你底責任與工作。

一九二九年，五月，廣州。

附：

在距今一年以前，我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孩童，我所憧憬的前程，非常自由，美麗，偉大。可是經了一年多病的摧殘，把我的健康，精神與意志都憔損了。同時，後母們又加了一番的陷害，惹了父親重重的壓迫。那時，我的前程被黯淡的灰雲蓋住，沒有一線的陽光。因此，我對於生既無心留戀，只希望死神早日解除我的煩惱。這首詩曾經了三日夜悲痛的情感的打擊，纔能寫出來紀念我初期的人生的劇變。

珠江之濱

半山落日暝暝，
水面映出紫薇影，
並肩坐在江濱，
默然欣賞青青景。

* * *

我倆散髮跣足，
沿堤輕摘路邊花，
遠望歸帆三兩，
蘆荻蕭蕭不思家。

* * *

零落村莊燈火，
何處有野犬聲聲？
倦坐榕樹根下，
淡月遙映樹梢橫。

一九三〇年，廣州；一九三三年，改作於北平。

玫瑰與情心

嬌艷的玫瑰與細膩的情心——

現今情心雖已分裂破碎，
而玫瑰依舊一樣的嬌艷。

唉，鮮妍，嬌艷，清香又有何用？
情心碎了，有誰還去欣賞與相愛！

一九三一年，五月，北平。

失戀後的歌聲

我的心僵化了不期的年辰，
像忘却了她對我薄情，
可是綠蔭枝上的棲鳥，
不知唱遍了多少相思調？

＊ ＊ ＊ ＊

以前的一切淚泉，
洗滌得不遺些兒痕跡，
只賸了血似的陽光，
照燒自己鐵般的心頭。

＊ ＊ ＊ ＊

燒不燼的情愳在哀懷瀰漫，
而我不顧人戀——人憐，
因為世間沒有一片真情，
從我心靈受創之後便相信。

＊ ＊ ＊ ＊

當年的陳跡我已不忍回顧，
情夢更不願去重溫，

淚訴既往向上天懺悔，
發誓永不陷入愛網去！

一九三〇年，廣州，一九三二年，改作於北平。

飛絮

飛絮隨風飄來飄去，
牠的歸宿何處？
牠沒有家沒有留戀，
只是隨風飄隨處住。

* * * *

牠栩栩地遍尋野花香，
憨跳地細語溫柔，
牠經了幾回空自縕繩，
便颺然而去不再僂留。

* * * *

牠翩翩地在漫天輕舞，
像是無憂無苦，
一般飛絮多是分飛，
不慕世間的並蒂蓮。

* * * *

牠的命運注定一生飄泊，
永遠不見自己的親娘，

牠既是沒有家沒有留戀，
只是隨着颶風放逐天涯。

一九三一年，北京城外；一九三二年，改作於北京東城。